

歷史與空間

文：朵拉

曼谷的氣質



■丹嫩沙杜艾水上早市

網上圖片

即將出遊先讀書，這是現代旅遊人士的行前功課。臨上飛往曼谷的航機仍在努力，突然看到這句話：「如果沒有到水上市場，曼谷之行將是不完整的。」自然便想起之前在網上無意中讀到的一段文字：「水

是暹羅人真正的家，只有水才可以更完美展現他們的自然民風、純真性格和天賦。沒有策馬揚鞭，只有乘船搖槳才是這個自由國度特有的氣質。」熟悉的文字是那回受邀到曼谷畫展時帶着走的手機記錄，畫展開幕隔天清晨，特別安排到著名的丹嫩沙杜艾水上早市。別看那些畫家平時貌似懶洋洋無所謂的瀟灑狀，聽說要到傳統景點水上市集，全都準時在清早六時正集中在酒店大廳。在車程近乎一個小時的旅遊巴士上交流才發現，多個畫家毫不在意長途跋涉，舟車勞頓，年年相約到曼谷水上市場寫生畫畫。其中一個台灣畫家說：「這特有的景色，僅只東方威尼斯曼谷獨具。」

曼谷位於昭拍耶河的東岸，1782年，眼光獨到的拉瑪一世皇將原來在昭拍耶河西岸的首都吞武里，改遷東岸曼谷，發展成為今天的繁華大都市。有人謔稱曼谷遊為「皮肉之旅」，皮說的是皮包（購物），肉則為大家熟知的肉體享受（色情）。真實的曼谷可不僅於此，且不說在曼谷街頭漫步，隨時隨地都有機會邂逅各種新奇美好的藝術創意，就剛走進酒店房間，即時為那貼心的布置，尤其是細節的設計，驚艷和讚嘆。生活完全可以同藝術融合，令人感覺住在裡邊是美好享受。有些擺設彷彿帶點媚俗，卻不讓你覺得

俗氣，有的極為前衛，卻又令你可以或願意接受，色彩搭配以及牆壁、床頭和桌上的小擺設，攫取你的眼睛之外，連帶你的心也被掠奪。拉開窗簾往外望，匆忙的行人，繁囂的汽車，和幽雅靜謐的房間形成強烈對比。

繁喧的城市郊區有那划船搖槳的水鄉，不曾去過的年輕人極其興奮，早就做好功課：都說丹嫩沙杜艾太商業化，這回我們去另一個水上市集。她們領頭帶路，捷徑、小巴和水上的士（船）一再更換，都算是平常交通工具，到了觀光鐵路市場後上了一種叫「雙條」的車子。由貨車改裝，司機後邊的座位，是左右直排的兩根長鐵條，根本沒有沙發軟座的配備，乘客坐在雙鐵條上，身體隨着雙條車在野外農村不平坦的路上顛簸，沿途不少寺廟，建築面積不大，外觀一如大廟般金碧輝煌，連圍欄的白柱子上頂上也金光燦燦，寺廟外的牌子全是泰文，無法得知寺名。炎陽天氣有點熱，幸好襲人的風稍帶涼意。雙條車沿着河邊開，突然望見河中一座黑色大佛，坐在身邊的泰國人以簡單英語表達，安能窪水上市集快到了。帶着媽媽來旅行的年輕人，語氣和我們一樣充滿期待。雖住泰國，但從沒來過，這是第一次呢！少有遇到會說英語的泰國人，他是第一個呢！

下了雙條車，來到縮小版的恰圖恰市集。曼谷恰圖恰周末市場是平民市集，號稱購物天堂。佔地27英畝，據說有十五個足球場大小，超過一萬五千個商舖，為亞洲最大的露天小商品批發市場。店舖門面小小，由家用品到手工藝品、服裝首飾、特色品牌，貨品豐富多樣，五花八門，還有各式各樣的泰國小吃。無論購物與否，幾乎所有遊客都特意來逛一逛。有人說，沒來過恰圖恰，等於沒來過曼谷。通往安能窪水上市集的街道兩邊，小攤小檔，擺着顏色鮮艷的小吃，多是加了椰汁的甜香泰式糕點，油炸食物的香氣誘惑着途經的遊人，不可思議的是竟有潮州人最愛的韭菜糕，有人言，曼谷華人以潮州

人居多，看來不是據說。手工藝品和服裝首飾等更是多種多款，擁擠的遊人邊看邊買邊吃，眼睛和嘴巴一樣忙碌，人聲鼎沸，腳步卻是慢行閒走，終於上了一座掛着以泰文和華文書寫「安能窪」旗子的小橋。

河道不寬，亂七八糟交叉的電線下邊，開滿雨傘的小船相靠着售賣食物和水果，河上浮着果皮紙屑等垃圾。未知是否節慶，兩岸邊懸着的七彩繽紛的小旗幟在風中搖晃，努力招引遊人，河岸邊的行人道上擠滿人群。

下橋往左轉，迎接遊人的是一排店舖，店外道旁擺着的桌椅以木板釘製，散發今天旅遊人士爭着追求的鄉土味，輕輕搖晃的船，慢慢行走的人，細細品味食物的同時，亦品着空氣中浮游着的懷舊與慢活味道。

窄窄瘦瘦的船上，坐着的都是女人，她們在煮麵或燙河粉，而海鮮多以燒烤方式呈現，配着泰國特有的酸辣辣椒醬，著名的東炎海鮮更是遊人必嚐的特色食品，加了小辣椒、香茅、太古柑葉子和酸柑汁的泰式酸辣湯，坐在塑料小凳子上，傍着長木桌吃，雪雪呼辣過後，嘴巴腫得像泡在熱油裡的香腸，來一杯酸甜冰冷的酸柑水吧，照樣還辣不停，再到鄰檔買幾個濃香甜郁的泰國椰汁糕，酸、甜和冰可以解辣麼？不知道，既然大家都這樣吃，就這樣吃吧。

一攤一檔走去，圖畫花樣奇多的T恤，有專畫貓狗的、畫佛陀的，還有以古靈精怪的文字取勝的，最受歡迎的是畫着水上市集或販船或以英文和中文寫着「安能窪」的，皆以創意和精緻來搶奪目。又酸又累的雙腳不想繼續行走，決定包一艘小船到水上繞遊。本來在岸邊看水上風景，現在變成水上景物給人看，摩多小船噗噗聲經過，揚起片片浪花，轉頭看去，在岸邊行走的人竟是另一道動人景致。

喜歡繁囂紅塵的遊客，可以選擇夜愈深愈熱鬧的拍蓬，霓虹燈光閃爍的鋼管舞，酒吧林立，遊人如鯽。街頭巷尾檔口攤位，誘人美食香味四溢，煮燒烤燉由人自選；高級商場如「創意暹羅」裡邊，那些創意无限的日用品、文具、手袋、提包等等，用藝術將平庸變得不再尋常，包裝成功便成這城市的吸睛和吸金焦點。

天空蔚藍，河水碧綠，摩多小船不斷地把河切割分開，船兒走過後的河依然是一條河。乘船搖槳的悠悠緩緩年代早成過去，遊人何嘗不知？從容不迫的生活姿態卻是永遠的追求。日子一天天匆匆溜走，甚至來不及去生活，生命在打開電腦和手機忙碌地工作的時候悄悄衰竭，來不及去感覺人無法與時間對抗的悲哀，惟有爭取在旅遊時，給自己安排數日悠逸時光。

這悠逸叫觀光遊客來了不想回，回了還想再來，而這個氣質城市，名叫曼谷。

遊蹤

雕花的樓——東山三曲之三

一位蘇州朋友為我啟蒙，大人物多有個性，彼此之間，常暗中較勁兒。表現在風景名勝的遊覽上，你進過的水面，我偏偏不入；我上過的山頭，你偏偏不登。而東山一座大樓，算是破了這一戒律。數十年間，眾多首長，拋棄門戶之見，爭相前來。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宋慶齡攜秘書輕車簡從，於此樓小住一周；九十年代初期，李光耀偕新加坡總統王鼎昌，在此樓下棋、用膳。說這些幹什麼？絕非簡單的奇聞軼事，其中的人文內涵，你自己琢磨便是。

朋友又說，這座「江南第一樓」的稱謂，不是張三李四的造勢，而是由官方民間共同「定價」。本名春在樓，取典於章太炎之師俞樾的詩句：「花落春仍在，天時尚艷陽。」但你到了東山，不必說文錫鑄的雅號，直接打聽俗名雕花樓即可。

我這人優點不多，但一貫從善如流。這日從陸巷出來，不做任何耽擱，直奔雕花樓而去。

走進鎮中心地帶一片花木扶疏的園子，面前聳立起雄渾、氣派如黑色城堡的建築。這才知道，所謂雕花樓，並非孤樓一棟，而是一幢中西結合，以中為主，院落為。院內院外、樓上樓下參觀下來，禁不住嘖嘖稱奇。

雕花樓，名實相符，突出一個「雕」字，磚雕、石雕、木雕、泥雕、金（屬）雕、玻璃雕……囊括了諸多材質及十八般工藝。自東大門的門樓開始，雕刻當頭，一路挺進。所有樑、枋、柱、門、窗、欄、楣、檻，無處不雕；



■東山雕花樓

網上圖片

所有鈎、角、斷、連、鏤、浮、陰、陽，無雕不妙。各類植物之雕，寄託菩薩庇佑，長生不老；各類走獸之雕，寄託開通愉悅，其樂無窮；各類飛禽之雕，寄託買仕俱佳，飛黃騰達；各類人物之雕，寄託多子多福，興旺綿延。民間傳說，雕出耐人尋味的情趣；神話故事，雕出志存高遠的嚮往。

從院外雕到院內，從樓下雕到樓上，從大堂雕到閣樓，從正屋雕到廂房，從老爺的書齋雕到小姐的閨室。滿目皆雕，如置身瓊宮仙境，讓你眼花繚亂，而又浮想聯翩。就在「抬頭有壽，回頭有官，伸手有錢，腳踏有福，出門有喜，進門有寶」的雕刻處，當代許多要員都曾駐足勾留，體味這幾句吉利口彩的寓意，給予讚許，而無絲毫嫌棄，體現出人同此心的平民情懷。

雕花樓，一座「盡孝」的產物，東山籍富商金錫之為他母親建造。歷史不長，距今僅為九十二年，卻以其非凡，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我孤陋寡聞的閱歷中，如此「年輕」的國家級文物，還是初次瞻仰。

說到「雕」字，人們嘴裡通常多貶意，如雕章鉅句，雕蟲小技，朽木不可雕也之類。雕花樓建造之中，自然處處當心，反其道而行，將諸多「刁」語，轉化成匠心獨運與雄才大略，弘揚出建築藝術高妙的極致。參與雕花樓營造的工匠，均來自太湖周邊著名建築群體「香山幫」。香山幫傳統久遠，早在明朝初葉，即活躍於北京紫禁城的工地。蘇州園林甲天下，多為香山幫的傑作。

雕花樓工期三年，眾多少年郎，剛好經歷了從學徒到出師的過程。三百工匠晝夜施工，嘔心瀝血，精益求精，方落成如此稀世珍寶。

這些年來，目睹花花綠綠的建築眨眼間拔地而起，或推而廣之，聯想到眼下事事、時時的唯求速度、不及其餘，雕花樓之精雕細刻，對我們是否尚有認知的意義？

詩意偶拾

文：陸蘇

春天想念（組詩）

春聲

看一行白鷺
油菜花間慢慢填詞

聽三千雨點
麥苗地裡輕輕落子

風用最溫柔的翠色
給萬物裁衣

雲用最好看的黛色
給春天畫眉

花的嬌子歇一歇
草的鞋子停一停

此刻誰都別出聲
安靜是最美的聲音

春事

風小跑着
告訴春的行程
草木彎腰
如奉聖旨

嫩芽想去天上
雨水要回王裡

花朵急着過河
魚兒趕着上坡

不慌不忙的是想你了
宣紙上落了胭脂般輕輕的高興

不緩不急的是想去看你了
薔薇喝了小酒般微醺的歡喜

春天裡盡是些美好的事

春夜

四月的夜太好
好得像一個花苞

花瓣的枕頭被子
花瓣的睡袍鞋子
花瓣的書桌凳子
花瓣的耳環簪子

我們每晚都睡在花裡
像個美好的秘密被花藏起

在花裡寫信
在花裡打坐
在花裡彈琴
在花裡夢見

我們等在不同的花裡
天亮花開就會相遇

手寫板

文：鄧耀華

家鄉的槐花

家鄉多槐樹，房前屋後，路邊道旁，崗上坡下，到處都長有槐樹。槐樹的生命力極強，它不畏嚴寒冰凍，不怕乾旱漬澇，不論土地貧瘠，不需澆灌培育，一旦在哪个地方落地生根，便頑強而又茁壯地生長，一個勁地枝繁葉茂，直衝雲霄。

槐樹開槐花。一到四月底，槐花就再也等不及了，似乎只一夜的時間，突然就開了，一串串一串串的，開得蓬蓬勃勃，一樹的潔白如雪，一樹的花團錦簇，鬱鬱的槐葉無論如何也掩映不住槐花的競相妖嬈。於是，整個鄉村在油菜花遍地艷麗金黃、桃花肆意燦爛之後，又迎來了千樹萬樹槐花開的盛景，春的氣息便因槐花而得以持久和延續。

槐花綻放，其香濃郁，飄飄揚揚，沁人心脾。離家鄉三五里地遠，就有一股股清清爽爽的香氣撲面而來時，那定是槐花的香味無疑。

在家鄉的村道上、田埂上漫步，天是香的，地是香的，周身上下都是香的，花香瀰漫在村莊、在田野、在山崗、在人的心頭，這大氣的香、馥郁的香、持久的香，除了槐花，五月的鄉村還能有與之比擬的花香麼？

花香招蜂引蝶。精明的養蜂人追着五月的槐花香來了，這時候，便有一籠一籠的蜂箱擺放在家鄉的每個角落，村莊的上空就有嗡嗡的蜜蜂聲傳入耳畔，蜂們忙着在花海裡來回穿梭，只幾天時間，養蜂人就從蜂箱裡「搖」出一桶桶槐花蜜來，用手蘸一點點放入口中品味，頓時便甜入肺腑，養蜂人的臉上就綻放出了蜜一樣甜的微笑。

槐花不僅蜜甜可口，而且更是盤中的美味佳餚。記得小時候，槐花剛一開放，母親就在一根長長的竹竿上綁一個鐵鈎，從高高的槐樹上勾下一串串的槐花，然後，放在開水鍋裡出



■槐花包子

網上圖片

水，再放到太陽下曬乾。吃的時候，先用清水浸泡半個時辰，便可做成槐花米飯，熬成槐花稀粥，包成槐花包子，用辣椒清炒槐花，更是下飯的好菜。在過去艱難的年代，槐花曾一度成為我們生活的主食，因了槐花，使我們在青黃不接的歲月少了幾分飢餓。

年年歲歲，槐花開花落。生活的變化覆地翻天，如今吃着山珍海味的我輩，始終沒有忘記曾經滋養過我的家鄉的槐花。因而每年槐花飄香的時候，我總會從城裡回到鄉村，採一些鮮嫩的槐花，用來調節生活。隔三差五，我就讓妻子炒一盤槐花雞蛋，然後把酒下菜，心兒立刻醉了。

豆棚閒話

文：俞慧軍

財富

地球上以物質和非物質形態存在的大概都是人類的財富。聽父親講，爺爺在彌留之際留下這樣幾句話：「沒給你們留下什麼，就養活了你們幾個人。」我的理解，爺爺說的「幾個人」就是留給這個世界的「財富」，或者說是活的「物質」財富吧。而到了我父母親這一代，由於父母長年在外謀生，為了哺養我們五個孩子，我們姐弟五人自小就長年寄養在爺爺奶奶身旁，耳濡目染了祖輩們為創造財富流下的汗水與淚水，確切地說是為了養活我們這筆寄託着未來希望的「財富」而付諸的心血。

父輩們理所當然地把子女們看作財富，抑或是創造財富的希冀。記得那時我父母親白天幹農活，黑夜裡幹手藝活，為了我們幾個孩子都有書讀，便披星戴月，風餐露宿尋找活幹，哪怕是重活累活，哪怕是微薄的薪酬。他們永遠像春天的蜜蜂一樣奔赴於山野與陽光之間，尋覓生活的每一個憧憬，含辛茹苦地養育着每一個家庭成員，無怨無悔。「你們現在工作忙，不要老掛牽家裡，我與你母親身體都好。」今年春節回家省親，81歲的父親當着我們的面這樣說。也是，像我們上有八旬父母，下有兒女的「頂樑柱」，與父親那個時代相比，生活的擔子更重了。孩子從大學畢業到有一份工作，不花費數十萬元人民幣的「財富」來培養，是實現不了目標的。

女兒在一所高級中學當教師，我有責任與女兒進行思想的交流和知識的切磋。「望女成鳳」的心緒也是時代的期望，教師沒有厚實的專業學科知識，怎能培養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呢？於是作為父親，我理應關心學生的未來，當然也更關心做老師的女兒，教育女兒要為人師表，教給女兒教書育人的道理。因為父輩把孩子當「財富」，一定對孩子們寄予了厚望，為了把孩子們培養成有用於社會的活「財富」，他們沒日沒夜地操勞，除了給予子女們果腹的糧食外，更想傳承給他們一筆厚重的精神財富。其實精神財富比物質財富更受用於這個人類世界，授予「漁」比授予

「魚」更重要。

從歐洲回國的一位朋友告訴我，在國外謀生，對「精神財富」的體會特別深。掙錢不多的小百姓，分明可以過得比身價億萬的富豪幸福得多。就是差不多時間到歐洲國家留學的中國人，幸福與否的差異也不小，這並不在於物質財富的多寡。幸福是許多人一生的夢想，但充盈的物質財富未必能給人們帶來幸福。一位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中國人民的國際著名記者、作家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為中國的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留下了兩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一筆財富是他一生寫下的諸多介紹中國的著作，如《人民戰爭》、《從鴉片戰爭到解放》、《西藏的轉變》等；另一筆就是他熱愛中國的國際主義精神，「中國是我的家」是他這一精神的寫照。

記得那年我用積蓄了一年的工資為家裡購置了一台電視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農村，也着實讓全村人一起為這台電視機而激動了一陣子。父母還嗔怪我太奢侈，並告誡「吃不窮穿不窮，不會算計一世窮」。但隨着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發現父母的追求也變了：去年春節回家，家裡換了台大彩電。聽母親講，彩電是父親剛去超市買回家的，是專門為小外甥購置的。因為放了寒假，小外甥要回老家和爺爺奶奶居住，他今年要參加高考，語文考試要經常看電視，關心國家大事才能考出好成績。我問母親，那台還不算舊的「日立」電視機呢？母親說送給福利院的。我又追問母親怎麼捨得花費近五千元買大彩電？母親不識字，但她的回答讓我們幾個回家探親的子女豁然開朗，「錢再多也有用完的那一天，只有識了字長了文化有了知識，才有享不盡的福啊！」母親樸實的話語中蘊含了一個未必人人都能悟出的道理。

當今社會，只要是合法勞動所得的財富，國家是保護的。我們國家提倡和鼓勵人民創業，為國家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但精神財富的創造與積聚，應該成為人們永恆的追求。